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樂城集

蘇轍(八)書
撰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京官學校圖書館

號 高 46°

類 號 083.17/4458



835
445808



欒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爲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疎。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欒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爲後集。凡二十四卷。



國家圖書館



004758797

樂城後集目錄

第一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四明狂客

雪溪乘興
四塞風雨

送姪邁赴河間令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

傅銀青挽詞二首

大雪三絕

和王晉卿都尉荼蘼二絕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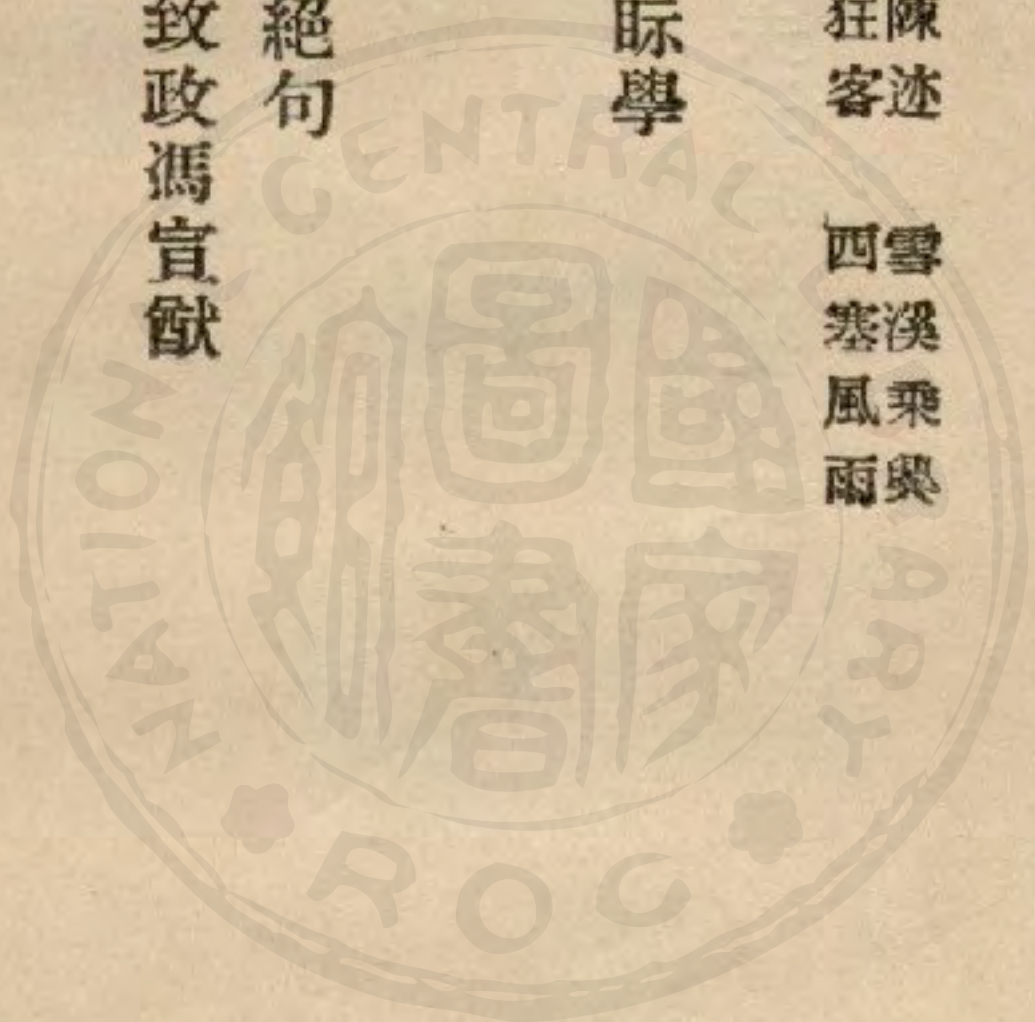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宜猷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蔡州任氏閱世堂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郊祀慶成

次韻姚道人二首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次韻姚道人

次韻石芝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讀史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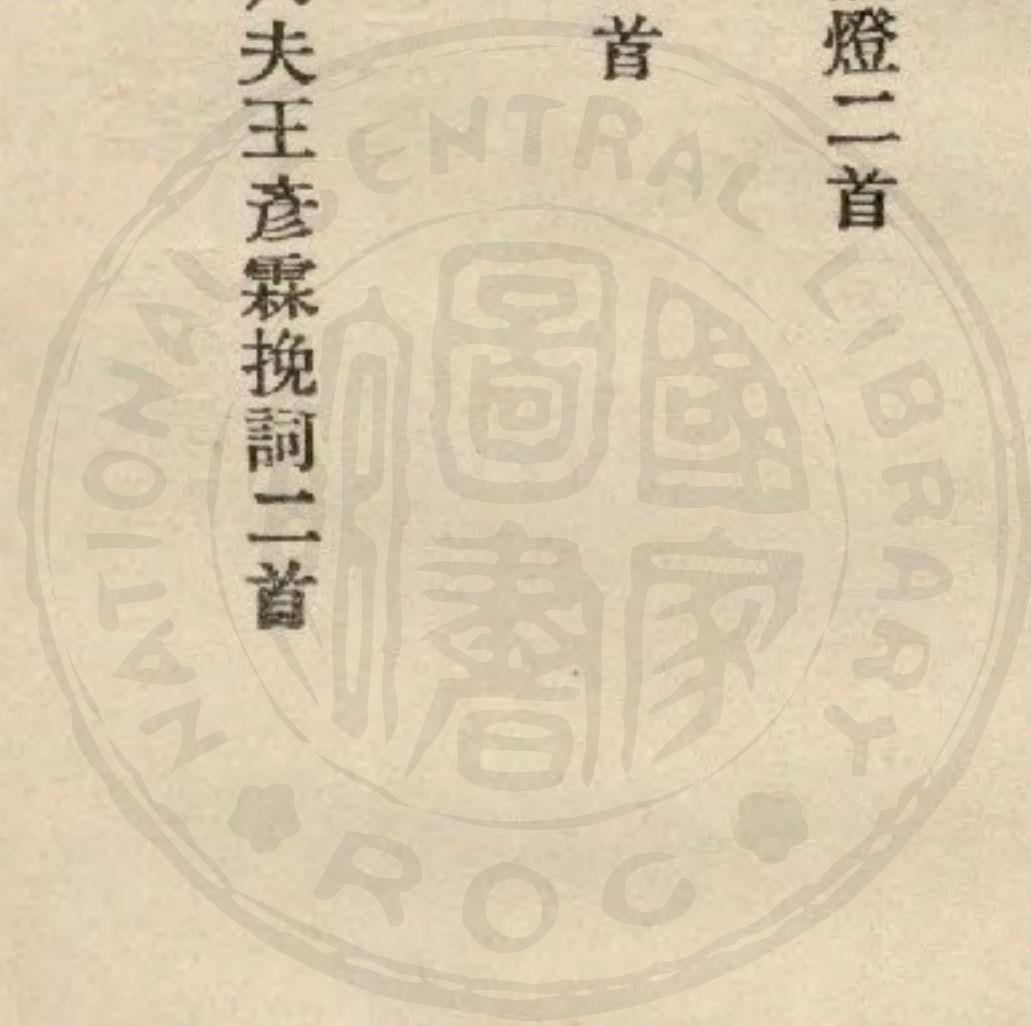
和子瞻雪浪齋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蹇師嵩山圖

望嵩樓

思賢堂



阻風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次韻子瞻江西

雨中遊小雲居

第二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次韻姪過江漲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康樂樓

筠州州宅雙蓮

奉同子瞻荔支歎

次韻子瞻梳頭

勸子瞻修無生法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爲賦此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成都僧法舟爲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

東西京二絕

唐相二絕

寓居六詠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次遲韻二首

次遠韻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次韻子瞻過海

過姪寄椰冠

寓居二首

東樓
東亭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浴罷

次遠韻齒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



次韻子瞻獨覺

次韻子瞻夜坐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旦起理髮
夜臥濯足

午窗坐睡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

答吳和二絕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求黃家紫竹杖

賦豐城劍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卜居

和子瞻過嶺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寄題登封揖仙亭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十一月十三日雪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遷居汝南

索居三首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

贈蔡駘居士



癸未生日

白鬚

寒食二首

潁川城東野老

汝南示三子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思歸二首

萬蝶花一絕

春盡

夢中詠醉人

立秋偶作

汝南遷居

寄內

病愈二首

九日三首

立冬聞雷



將歸二首

示資福諭老

三不歸行

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潁川

次遲韻寄适遜

次遲韻對雪

還潁川

題鄆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柏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上巳日夕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暮東齋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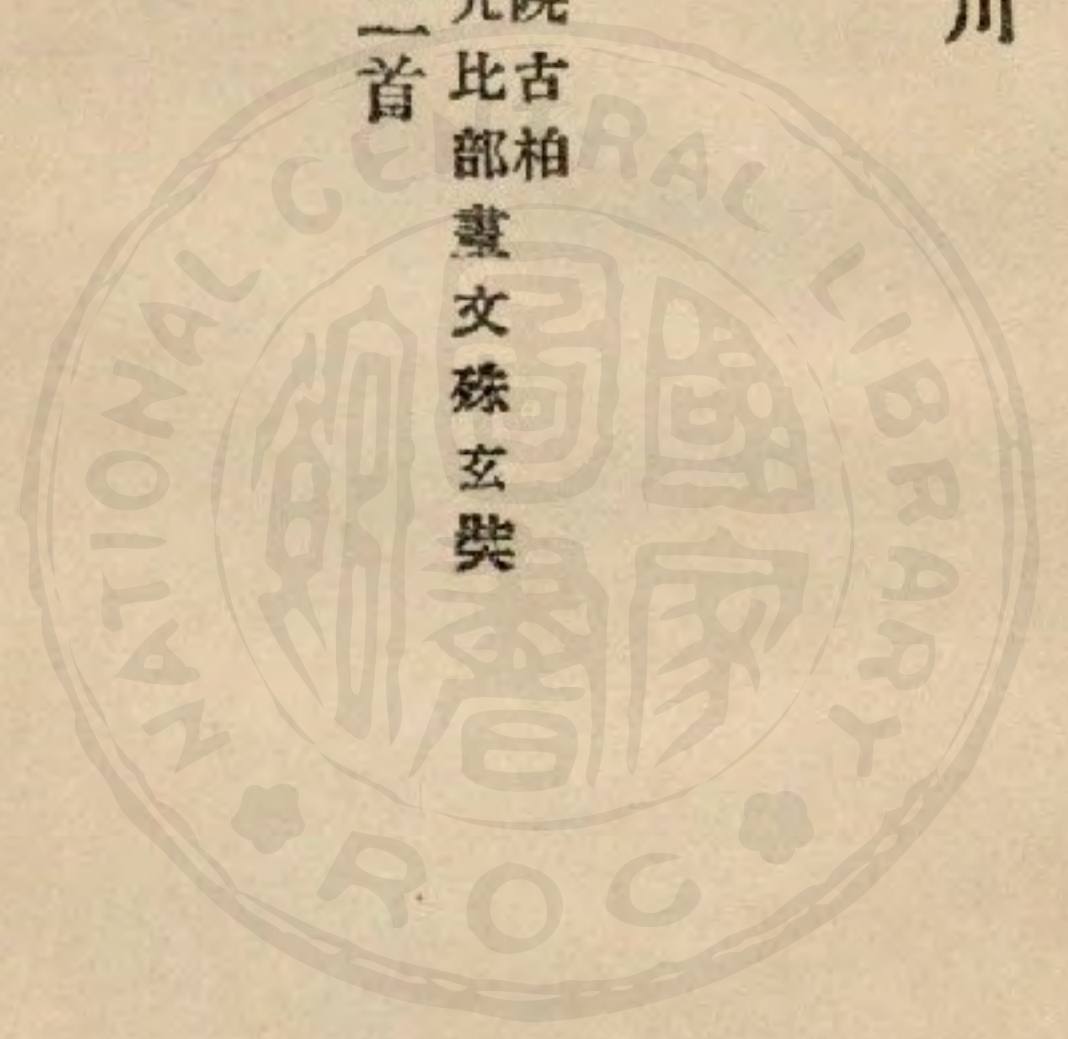
盆池白蓮

詠竹二首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初得南園

移竹



記夢

第四卷

詩七十首

暮居五首

再賦暮居三絕

歲莫口號二絕

雪後小酌贈內

喜雨

收蜜蜂

養竹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雨病

施崇寧寺馬

南堂新葺花壇二首

夢中謝和老惠茶

新霜



戲作家釀二首

冬至雪

歲莫二首

春後望雪

除夜

喜雨

甲子日雨

新火

次韻和人詠醪醑

閑居五詠

杜門 坐忘 買宅 移竹

讀書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适聯騎往觀歸報未開戲作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春深三首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再次前韻示元老

築室示三子



開窗

遜往泉城穫麥

送元老西歸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潁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爲父老言之戲作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秋社分題

釀重陽酒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爲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
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九日獨酌三首

泉城田舍

第五卷

雜文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和子瞻歸去來詞

穎州擇勝亭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沐老圖贊

香城順長老真贊

自寫真贊

六祖卓錫泉銘

代李樵臥帳頌

夢齋頌

抱一頌

第六卷

孟子解二十四章

第七卷

歷代論一

堯舜



三宗

周公

五伯

管仲

知磬趙武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第八卷

歷代論二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哀帝

漢光武上

漢光武下

魏龔



鄧禹

李固

陳蕃

第九卷

歷代論三

荀彧

賈詡上

賈詡下

劉玄德

孫仲謀

晉宣帝

晉武帝

羊祜

王衍

第十卷

歷代論四



王導

祖述

苻堅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狄仁傑

第十二卷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韜

馮道

兵民

燕薊

第十二卷

潁濱遺老傳上

第十三卷

潁濱遺老傳下

第十四卷

大行太皇太后諡冊文一首

進冊文
劄子附

改園陵為山陵手詔一首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擬殿試策題二首

第十五卷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會計錄敍三首

第十六卷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乞賜張宣徽諡劄子一首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狀附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待罪劄子一首

第十七卷

生日謝表笏記四首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第十八卷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明堂賀表

雷州謝表

移岳州謝狀

復官宮觀謝表

南郊賀表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謝復墳寺表

謝復官表二首

皇太后上僊慰表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太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東莖老翁井齋僧疏

第十九卷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高安四首

龍川二首

閣阜一首

許昌三首

祝文二首

嵩山

汝州謝雨

第二十卷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宮保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亡壻文逸民文

再祭張宮保文

祭亡嫂王氏文

祭八新婦黃氏文

北歸祭東塋文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嫂王氏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祭范子中朝散文

祭王子敏奉議文

遣适歸祭東塋文

祭黃師是龍圖文



祭范彝叟右丞文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祭道遙聰長老文

第二十一卷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六孫名字說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書楞嚴經後

書金剛經後二首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答公子叔
弼書附

第二十四卷

雜文五首

巢谷傳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逍遙聰禪師塔碑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樂城後集卷第一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一首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
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始信秦 爲我忝丞轄。真身願并涼。子瞻每欲爲國守 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
琴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 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口糧。教救諸子弟。編排舊文章。
 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臥對鄰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雪溪乘興

亟往端歸真曠哉。聾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道。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客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河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已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雨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遙知夜宿蛟人室。浪卷波分不著直略切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一首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一首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庠。輦回原廟初移蹕。鷺集西離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來王。從官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傅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澹泊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爲沾襟。

又

丹旄國西門。茅廬濟水源。官清貧似舊。名重沒猶存。臺閣傳遺懿。交遊拭淚痕。君恩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三絕句

閏歲窮冬已是春。常寒卻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霰。稍淨天街一尺塵。
元冥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日。問天此意亦茫茫。
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傳。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荼蘼二絕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揪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子。解翦金槃寄所思。
春來未曾見花。但於禁中時見揪花耳。

後圃茶蘼手自栽。清於芍藥醜於梅。舊來詩客今無幾。三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一首

懶從朝謁事驂駢。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耆舊。天教築室俟來歸。石公熙載舊字。張氏頃加修完。公得之以成歸計。類非偶然者。

肩輿尙肯追春色。

公來春將往洛中看花。

鼓缶何妨傲夕暉。所至成家即安穩。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大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羌胡。

又

南竄逢公弄水亭。公時守池。北歸留我闔閭城。壯年不見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獨

處竦先聲。傷心繫舸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皦察。所至自安平。氣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斷亦公卿。

又

十年初見范公園。知與錢塘給弟昆。樂易向人無不可。踈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近藩。無復放懷譁笑語。挽詩空寄淚潺湲。子瞻兄始與元翰皆倅杭州。及自彭城還。止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來相過。予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出守洛州。及奉使契丹。元翰復守滑臺。皆接從容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壽考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又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定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又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知。學術留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郗歔。

蔡州任氏閱世堂一首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鄉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遺言於斯葬。老沒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疆梁順教詔。桴鼓不鳴野。三年去復還。園木栽拱把。居人敬閭巷。禽鳥依屋瓦。蒼然百尺檜。直幹任大廈。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踈懶。父母強教之。逡巡就科選。逮此年少時。幽憂二十年。懶性祗如茲。偶然踐黃闥。俯仰空自疑。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忘言。自我作歸計。于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又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少年氣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永與狂心違。

又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有寓均建成。且忘昔日言。

又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墟。泯滅俱無情。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奉傾。驚雷震朱夏。鮮能入秋鳴。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明月出東牆。萬物含餘姿。孤蟾庇繁蔭。衆鳥棲高枝。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羣動作。莫復何所爲。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又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勿言湖山美。永與平生乖。鴻鴈秋南來。及春思故棲。蛟龍乘風雲。旣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反。闕里從參回。羌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途。詔書北窮征。諸將守來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無餘。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逡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報君要得人。彼褐有懷寶。斯人何時見。卽上歸耕表。

又

春旱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眎禾田。父老有好辭。秋陰結愁霖。似欲直敗茲。冥冥人天際。影響良不疑。精誠發中禁。愍默非有欺。雞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又

天廚釀冰池。搖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醕百不醒。鸞臺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頽然雖無謫。固謝出囊穎。回首愧周行。羣英粲彪炳。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當官不避事。無事輒征醉。平生自相許。兄先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白首六卿中。嚼蠟那復味。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掃習禮迹。三已竟無怨。心伏鷲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功名已不求。餘事復何惜。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清晨委羣動。永夜依寒更。低帷悶重屋。微月流中庭。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又

南方有貧士。狂怪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汗屠酒中。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尤弓。

又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永愧陶翁飢。雖飢心不惑。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與同事國。惜哉委荆榛。忍飢長默默。

我友二三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己。斂然不求人。而我自羈恥。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江行眎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綱起萬目。魴鱒皆可止。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攜手初逃秦。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踐塵。出處蓋有道。豈為諸呂勤。嗟我十歲後。澹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一首

兄詩有味劇雋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遑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適在省中南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效一飯歡有餘。去歲此時初到穎。

郊祀慶成一首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兼天地報。儀自祖宗傳。講義金華久。近有旨講讀官訓釋祖宗齋齋心玉食鮮。秋成通四海。廩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塵卷跳疆寇。西羌入寇環琛來浸海船。高麗使前預觀人和神亦答。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靚。郊丘對廣圓。翠帷新祕殿。寶仗溢通廛。周冕裘繒儉。周禮大

以祀天。有司欲為黑裘。度用百。唐車保介便。退安重。奕世所寶。導前多舊德。迎拜或華顛。薦潔求陰燧。

馳誠寄燎煙。垂精粲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躅。回班戒弗虔。徹網深屈體。屏蓋切承天。上至大廟門。

殿至郊壇止。百官回班。仍去黃道。禮三。事皆循祖宗故事。而去繳。特出上意。嶰谷灰初應。緹室吹灰久廢。不講近太。扶桑日欲躔。旌旗逐風轉。

歌舞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雞號識漏泉。矜愚開罪罟。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胙。

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劬勞就聖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進王。

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郊。丘實進玉幣。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探薇。東坡學煮羹。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朋友日已踈。止接育趙生。嗇智徇所安。元氣賴以存。

時於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溫。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

何日新雨餘。得就季王綸。

高人隱陋巷。至樂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才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

嗟我本病肺。寒景隨翕張。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

遠遊居臨安。間出從請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儀麟既委照。永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虜去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爭看瑤輿金鳳凰。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痹三年久未平。頃奉使契丹。墜馬。傷足已三年矣。忽記上元鑾輅出。起聽前殿曉鍾聲。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一首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交至自安陸為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
藥無數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
題者多以不易衣為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
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吾服之
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澣也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及矣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
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平生固嘗疑公神仙天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
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見薛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遊者惟師魯見
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棐叔弼
思穎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昔問不
須疑曾聞垠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有道華夷靖無心怨惡悛和熹盛東漢從此不稱賢

又

約己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恩澤少先后禮容虛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為請原廟因前室有司將
皇宗神御有詔自處中朝避册書頃歲將受册寶當御前殿謙功名不勝紀四諡歎猶踈近以四諡進呈
治隆以成就宣光避不欲遂退即後殿而已

后盛德豈四
謐所能盡

次韻姚道人一首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瀣。室虛寶月映琉璃。遠來醉俠忽忽返。近出詩仙句句奇。獨怪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韻石芝一首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夢遊人家。井閒石上坐。紫藤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甘。起賦八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甘。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蒙洲島霧雨勻。一晞石上遍生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箬籠蕉囊海神戶。戶止也左傳一掬誰令墮我前。無為知我超諸數。此身不願清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雖脫。夢裏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閑。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擅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壯志方凌厲。遺書忽歎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又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戶鄰。聽君占諫草。繼我出詞綸。京尹聲初浹。樞庭迹尙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逡巡。

讀史六首

留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又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又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庸哭空傷生。

又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又

安石善談笑。揮塵卻苻秦。妄起并吞意。終殘吳越人。

又

江河浪如屋。要須滄海容。可憐狄仁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一首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
西村。窗中縞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
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蓑笠尙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比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
邊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首

日月中人照與芬。心虛慮盡氣則薰。彤霞點空來羣羣。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闕煥不焚。眇眇中外絳錦紋。冥然物我無復分。出不入常氤氳。道師東西指示君。乘此飛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動隨蚩蚊。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賓餞同華勛。爾來僅能破魔軍。我經生日當益勤。公稟正氣飲不醺。梨棗木實要鉏耘。日云莫矣收桑粉。西還閉門止紛紛。憂愁真能散淒焮。萬事過耳今不聞。登真隱訣云。日中青帝曰照龍

韜其夫人曰芬豔嬰

蹇師嵩山圖一首并引

葆光法師蹇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磐桓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予昔嘗遊焉。峯嶺徑途。觀刹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方重九。與偕行者約曰。子與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尙強。可以一往。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守汝州。聞此州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勝。君何時爲此遊。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庶幾焉。系之以詩曰。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後。試覓神清古洞天。神清洞事見前

望嵩樓一首在汝州

連山鄩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爲太室容。西山爲我低。少室見諸峯。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試問山中人。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空。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一首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帝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揪梧高。大翦菰蒲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濟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一首

自汝遷筠。歲月過真州。江漲倍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蔑洲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爲。榻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市井隔峯嶺。食盡行將飢。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所望乃大謬。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泝要有時。泝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一首

安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天喬風號鳴。暗中過盡石髓滑。驚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擠者力盡非求生。偶然瀕海少氛氣。復有福地容躬耕。諸侯歷聘謝魯叟。茅簷燕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人寰下視鴻毛輕。俗緣漸覺冰雪解。元氣乍復蛟虬寧。遠遊脫屣入蓋竹。初怪長史留家庭。後來玉斧小兒子。亦入真誥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許。還家不用劍閣銘。洞天聞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願與世無事。不願與世平不平。

次韻子瞻江西一首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令十載重渡瀧。灘頭舊寺晨鐘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丹霞龐。便令築室修畦疇。往還二老筇一雙。予與筠州聽長老有十年之舊。

雨中遊小雲居一首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濺輕漚。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刹依林丘。老僧昔還住。晚飯迎淹留。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嚴城迫吸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閱村塢。燈火明譙樓。肩輿踐積蹙。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欒城後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一首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爨下薪。凍合瓶中冰。賴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城亦巖邑。燈火高下層。頭陲舊所識。天寒髮鬢鬢。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爲陵。幸此米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餽糴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烝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雨翻盆。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插。西舍原蠶未及眠。獨棹扁舟趁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客到炎陬喜暫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隔。臥覺晨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醅淳白比琳琅。恩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一首

陰淫夏爲秋雨暴。溪作瀆缺防舊通市。流潦幾入屋。雖幸廩粟空。猶惜畦蔬綠。鹿駭不擇音。鴻羈分遵陸。室誚曾子還。城謳華元衄。中情久岑寂。外物兢排蹙。設心等一慈。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糧須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恩。克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尙存。

又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鴛踈。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佳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遙想千軍送。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官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歌哭不移身自穩。往還無間語尤親。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此人。千歲展禽風未改。不加瑀琢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滿前收蠟屐。漪漣極目卷漁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事多。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它。

筠州州宅雙蓮一首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鏡中比並新粧後。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蕊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猶疑。殷勤畫手傳真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支歎一首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卻霜霰。結子僅與黃金伴。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

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漬瓊膚甘且滑。北遊京路墮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爲蓴菜。欲及炎風朝露勻。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海邊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管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顧。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一首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霑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勤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近有道士相教拔白後以水火養之。當不復生。故以爲答。

勸子瞻修無生法一首

除卻靈明一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掌中定有菴摩在。雲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留掣電。要須淨戒拂昏銅。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雖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爲賦此一首

石盆攢石養菖蒲。沮洳沙泉薤葉鋪。世說華開難值遇。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限鬚。更爾屈蟠增瘦硬。它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一首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愛之欲吐玩。恐爲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永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爲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一首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扃。爲許先師傳後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滿意初成白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遙知露滴澗松青。

東西京二絕

親祀甘泉歲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宓妃何預詞臣事。指點譏詞豹尾中。犀著金槃不暇嘗。更須石上擣黃梁。數錢未免河東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卻月中。已得惠妃歡喜見。方頭笑殺曲江公。朝中寂寂少名卿。晚歲雄猜氣益橫。心怕無鬚少年士。可憐未識王奴兄。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晨添苜蓿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素食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葉。眼暗讀書難。

又

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未須求別種。尙欠剝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暫明。

又

隣家三畝竹。蕭散倚東牆。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雪深聞毀拆。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

又

弱榴生掩冉。插竹強支叉。旋疊封根石。能開著子花。扶持物遂性。綴緝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

又
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物均付予。危冠兩昂藏。出欄風易倒。依草枯不殭。後庭花草盛。憐汝計與亡。
或言矮雞冠。即玉樹後庭花。

又

西隣分半井。十口無渴憂。歲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艱難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羣牛。
山中澗谷枯竭。汲者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杖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罷子卿還屬國。功成定遠恨陽關。漂流豈必風波際。顛沛何妨枕席間。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家山。囚緣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
此說見佛書。
山連上帝珠明府。心是南宗無盡燈。過去歌危空比夢。年來瘴毒冷如冰。圖書一笑寧勞客。音信頻來尙有僧。梨棗功夫三歲辦。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萬里修烝嘗。三子留二子。嵩少道路長。累以二孀女。辛勤具餼糧。誰合南飛鴻。送汝至我旁。飢寒不能病。氣紓色亦康。柎背問家事。嗟我久已忘。力耕當及春。無爲久南方。還家語諸女。素剛非王章。

又

世事非吾憂。物理有必至。常陽百川竭。願亦防雨耳。陰陽相糾纏。反覆更自治。幽懷澹不起。默坐識其意。

長子念衰老。遠行重慙愧。踈慵身似僧。岑寂家近寺。但聞事日新。未覺吾有異。器錙本自出。藩角徒不遂。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遠韻一首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吾兒雖懶教。擢穎旣冠後。求友卷中人。玩心竹間岫。時令檢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暫時鴻鴈飛。迭發墳篋奏。更念宛丘子。頽然何時覲。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一首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床問動息。一夜再三起。泝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猶正之。其餘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一首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鰕。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勿見。一黥回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有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籠樊顧甚密。俛首姑爾容。衆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榔冠一首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強爲儀。垂空旋取海棕子。蜀中海棕。卽嶺南椰木。但不結子耳。束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居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粒有歸。一軒臨路閱奔馳。市人不慣頻回首。坐客相諳便解頤。慙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茅茨。華嚴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

東樓

明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北。時能閉目待儀麟。颶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海無颶風。舶客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遂同賦一首

客背有芳叢。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折。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猗猗抽條穎。頗欲傲寒冽。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茇。小堂劣容臥。幽閣粗可躡。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匝。窺牆數柚實。隔屋看椰葉。葱蒨獨茲苗。愍愍待其活。及春見開敷。三嗅何忍折。

浴罷一首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予髮櫛無垢。身垢要須浴。顛隴本天運。債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形骸但癯瘁。氣血尙豐足。微陽闕九地。浮彩見雙目。枯槁如束薪。堅緻比溫玉。長齋雖云淨。閱月聊一沃。

石泉澣巾帨。土釜煮桃竹。南窗日未移。困臥久彌熟。華嚴有餘秩。默坐心自讀。諸塵勿消盡。法界了無矚。恍如仰山翁。欲就瀉叟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遠韻齒痛一首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緣氣。虛妄無可託。弊陋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嘆焦牙。風來動危墜。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一首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夜安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掛漸擬同蝙蝠。衆笑忍飢長杜門。自恐莫年還入俗。經旬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似齊魯。山蕨仍堪嘗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長須同二僕。此身所至卽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鵠。

次韻子瞻獨覺一首

咄咄書空中有怪。內熱搜膏發癰疥。羹藜飯芋如固然。飽食安眠真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衾裏。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芸鞋卽行李。夜長卻對一燈明。上池溢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一首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爲吹餘瘴。踈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誰聞。遙知掛壁瓢無酒。歸舶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一首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頽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隲。師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上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淒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孟博。苟生不謂言。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淒涼百年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一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匝。幸免鄉閭恥。罪重瘡難平。餘痂未脫痕。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我兄念辛勤。贈此攜且倚。它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早收藤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茯苓抱長松。顛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爲一通。洗沐廢已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近聞西邊將。袒裼擁馬鬃。歸來建赤油。不復儕伍同。笑我守尋尺。求與真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窗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晴窗午陰轉。生睡一何久。頽然擁褐身。剝啄叩門手。褰帷顧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冰消不遺壽。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侵尋入四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臥濯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裯。雖苦地氣洩。亦無徒跣憂。逐客久未安。集舍占鷓鴣。念肯使胡中。車馳卒不留。貂裘遡北風。十襲猶颼颼。中途履冰河。馬倒身自投。宛足費馮翼。千里煩勝鞫。十年事湯劑。風雨氣輒浮。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孰親踈。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一首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永嘉鐵輪重。弟兄六十老病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嚴子。罷食豬肝同閔仲。大男留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鑿。低眉語笑接隣父。彈指吁嗟到蠻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年須勉種。來時邂逅得相攜。歸去逡巡應復從。莫驚憂患爾來同。久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炫文章供世用。潁川築室久未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牆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爲薄厚。米盡鬻衣衾。時勞問無有。

閉門不復出。玆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爲戎。我師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又

蕭蕭髮垂素。晡日過西隅。道人愍我老。元氣時卷舒。歲惡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

將歸道上塵。先拔庭中燕。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又

夜夢被髮翁。騎麟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闐然款我堂。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衰罷百無用。漸以圓斲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又

海康雜蠻蜒。禮俗久未完。我居近閭閻。願先化衣冠。衣冠一有恥。其下胡爲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關。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歎息未敢彈。提提烏鳶中。見此孤翔鸞。漸能衣裘褐。袒楊知惡寒。

又

佛法行中原。儒者恥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生子多穎悟。德報豈吾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誰爲邑中豪。勤誦我此詩。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此觀一日成。袞袞通法流。竿木常自隨。何必返故丘。考聘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關尹喜。履迹誰能求。

又

鉏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臾忽長茂。枝葉行可待。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煎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絕

三間泔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及伴藍翁醉盡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留恨與嵇康。

子野昔與李士寧縱遊京師。與藍喬同客曾魯公家甚久。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九日龍山露霜凝。龍川九日氣如烝。偶逢閏月還重九。酒熟風高喜不勝。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尙相尋。直須便作鄉關看。莫起天涯萬里心。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鬚。山深瘴重多寒熟。老大須將酒自扶。尉佗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床虛已散。老年不似小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一首并引

予於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爲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爲伐藤而見竹。偃弱無可

爲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爲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園竹與荒藤共。藤驕竹瘁如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爲宅。愛此風稍時。

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陰一豁新莽地。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蕭蕭瘦幹未能任。一畝君家知足用。一枝遣我拄尋老。君酒仍煩爲開甕。

賦豐城劍一首

北歸途中作

劍氣夜干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張雷彼知我。勉爲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旣報之德。凜凜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出當乘風雷。歸當臥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嘆泉上客。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許州作

持身守忠恕。臨事恥浮沈。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待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又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同朝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棣華。

卜居一首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尙有臺。誰爲遶池先種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一首

山林瘴霧老雖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令終返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僮語。脾病縈纏帶嶺嵐。手挹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毵毵。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嶺頭盧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栽。輕賤已消先世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欒城後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治。晚歲擅鴻勳。立子得元聖。收籛奉長君。一言消橫逆。多難弭紛紜。仙馭曾非遠。長瞻鞏洛雲。

又

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春風開閉蟄。朝露溼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淚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鳳翣低迎日。龍輶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紼盡霑巾。

又

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支長。出祖悲無憾。因山儉有光。它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牆北史居士。掛冠心轉閑。頂開人共怪。神去夜深還。白雪微侵鬢。丹砂久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又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還往。我欲問修行。早歲識巖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屣履試將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閑。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十宅先隣晏。攜瓢欲飲顏。吳僧來不久。相約叩禪關。

又

甘井元依廟。于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屨雨中行。擾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家風臺柏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疑未眼前。臨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又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寬老病。旌旆擁茅廬。酒盞開雖數。溪堂到尙踈。誰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餘。

寄題登封揖仙亭一首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初。老成遺訓誰楷模。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中居。山閒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拜路隅。明月爲佩雲爲裙。歸來千歲孰任無。赤松老彭自爲徒。上待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癯。依山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遡空虛。我欲從之駕肩輿。秋風八月來徐徐。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訪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氣節慚多士。聲華

盛一門。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留叔向。文采似中郎。覽古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滂。

十一月十三日雪一首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爲虐。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尙可省鹽酪。飛蝗昨過野。遺種遍陂澗。春陽百日至。鬧若蠶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開雪腳。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一首

予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遊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它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遷居汝南一首

我昔還自南。從北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何人自驚顧。未聽郎安處。亟逃潁州籍。來貫汝南戶。妻孥不及將。童僕具罇俎。身如孤棲鶴。夜起三遶樹。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忻然整一笑。捨我西南去。去已還閉門。時作野田步。蕭條古僧舍。遺像得顏魯。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煮青茹。何必撰上田。幸此足粳稌。歸心念狂簡。裁製時已莫。

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又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隴。夢嶮曾非嶮。覺迷終不迷。客居兼壯子。別久愧良妻。稍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又

許蔡古隣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願主人過。野薺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酣歌。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一首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願以棟宇餘。救此朝夕懸。顧我亦何有。較子差尙賢。傾囊不復惜。埽地幸見捐。南隣隔短牆。兩孫存故廛。松竹手自種。風霜歲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蜩蟬。垂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填隙穴。結茅苴漏穿。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永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一首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榦。大雪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夜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邑。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櫟柱棟椽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林無匹敵。且留枝葉燒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駘居士一首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盆疊石常幽坐。留客開樽輒醉眠。開道隣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一首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隨流登中朝。失腳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頽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潁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為。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為惡。今日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鬚一首

中歲謬學道。白鬚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佛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墁牆支折棟。在我不在爾。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酣。道人久厭世間濁。僧舍猶存肉食慙。花折園夫時送客。餽留孫女尚分甘。永叔詩有為翁欲遊紫極誰為伴。長揖孤松對不談。紫極宮有巨松可數人抱。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酣。身逃爭地差云靜。名落塵寰終自慚。耳畔飛蠅看尚在。鼻中醇酢近能甘。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潁川城東野老一首姓劉氏名正

我歸潁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須如銀。少年推埋起黃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麀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清樽。踞牀閉目略頻伸。指我黃河出混崙。東流入海還天津。沐浴周遍纔逡巡。嬰兒跣趺乘日輪。脫身遊戲走四隣。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太山款真君。告我不返遊峨岷。還家一舍臥不晨。闔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嗟世賤目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一首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竟空。且爾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一首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剝浮苞任狼籍。併偷春色忿醺酣。香穠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不堪。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槃剪送病中庵。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爲爾耳。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當有俟。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晨炊廩粟紅。晚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又

我老不待言。有女生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翩然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衰老累汝曹。愧歎心不懌。磨刀鱸縷紅。洗盞酒花白。母老行役難。女來生理暮。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它人非所及。

萬蝶花一絕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插。又恐驚飛鬢似鴉。

春盡一首

二月十一日
三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滅中。樹影連天開翠幕。鳥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四讀。法酒二升是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一首

四月十日夢是篇
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相人枕睡。此人心中未必空。慙爾頽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憂累。昔年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石與劉。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水。我今在家同出家。萬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一首

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憂患本誰知。慚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我。斷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樹滋。心似死灰鬚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爲。

汝南遷居一首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違。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驚飛。三邊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天行若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密微。

寄內一首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何益。憂深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穽中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爾何從得。歸來舊許生白鬚。回顧慚君髮如漆。遷居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風埽烝溼。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臘。劉根夫婦俱有道。去日饒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疴竟未除。炎烝度三伏。晝曖覺中虛。嘉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蘭石。梨棗得扶踈。

又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朝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慚丐士。流蕩過平生。

九日三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十酒破千錢。萸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頽然。

又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妻孥應念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又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喜。野老未相嫌。但酌清樽盡。猶存薄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一首九月二十九日

陽淫不收斂。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粳稻委平陸。民飢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蒼蔚山朝隕。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蹙。半夜發春雷。中天轉車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平明眎中庭。松菊半摧秃。潛發枯草萌。亂起蟄蟲伏。薪樵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書生信古語。洪範有遺牘。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十月三日

久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病苦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又

爲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老罷那嫌瘦。心寬尙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諭老一首并引

予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嘆曰。雖知返流。未及如來法海。而爲意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諭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除。百川入滄溟。衆水皆一味。止爲潭淵深。動作濤瀾起。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三不歸行一首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磐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肩。竢東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一戰卻齊虜。請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戶理詩書。弁冕時出從大夫。夢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孔公愈老愈屯邇。顧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能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係嵩架潁結茅茨。自問此忘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潁川一首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奈何處朝市。日耗大倉積。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寬政。尙許存寄秩。經年汝南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掃空。避就兩皆失。父子相攜扶。里巷行可卽。屋弊且圻牆。蝗餘尙遺粒。交遊忌點染。還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籍中願未敢。爾後儻容乞。幽居足暇豫。肉食多憂慄。永懷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适遜一首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裘絀敗纈。我雖久客未成歸。黍酒蠶羹還潑節。汝南薪炭舊如土。爾來薄俸纔供爇。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絜。潁川歸去知何時。祠宮欲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迓老

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一首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平生聞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流民鬻妻子。一食方半菽。三日已千耜。號呼人誰聞。愍惻天自邇。繁陰忽連夕。飛霰墮千里。卷舒驚大速。原隰殊未被。貧家望一麥。生事如毛起。荐飢當逐熟。西去真納履。

還潁川一首甲申正月五日

昔貧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爲。不容在田野。歛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故廬已荆榛。遺壠但松楸。頽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安能爲妻孥。辛苦問田舍。平生事瞿曇。心外知皆假。歸休得溟渤。坐受百川瀉。何人實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鄆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柏

曾看大柏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行。它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事誰家用。舟楫唯應海水宜。日莫飛鷗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遺墨消磨顧陸餘。開元一一數吳盧。本朝唯有宗不近。國本長留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藩老釋面清癯。居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久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近。鳳去長憐北樹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農桑。南隣約賣千竿竹。拄杖穿林看筍長。

臥聞諸子到西湖。鵲鷺翩翩衆客俱。紈扇藤鞵試輕駛。隻雞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睡美猶應屬老夫。春服旣成沂正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暮東齋一首

三月十八日

弊屋如燕巢。歲歲添泥土。泥多甃完潔。屋老終難固。況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几杖移故處。宵眠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我生溪山間。弱冠衡茅往。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苦恨無囊金。莫克償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溪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鬪尖新。共傳青帝開金屋。欲遣姚黃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天神。老人髮少花頭重。起舞欲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妄。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有神。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勻勻。

盆池白蓮一首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我住西湖濱。蒲蓮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人言。

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閱我獨。遣我數寸根。淚水不入園。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溫。及秋尙百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此心湛不起。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塵居多野思。移種近牆陰。及爾迷未醒。方予熱正侵。無兼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又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賓。縣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翠旌稍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賣。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蓓。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老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永慚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又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耘鋤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魚。一竿寄洲島。

又

宇宙非不寬。閑門自爲阻。心知塵外惡。且忍閑居苦。跣趺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爲我言。嬰兒出歌舞。

又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虛雖近道。懶拙初非悟。偶將今生腳。還著古人屨。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又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攜一觴。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一首

倒裳僅得千竿竹。埽地初開一畝宮。十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孫它日記衰翁。

移竹一首

牆陰竹蒙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雨後涼。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筇枝懶復將。

記夢一首

七月二十
六日丑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匙僅盈寸。擲還聊喜不貪存。

樂城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絕歲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戶牖。棟梁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又

庭方正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跣足。且復爲人謀。庖椹利朝食。

皂甬木
宜食椹

又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樗櫟互虧蔽。已令具刀鎌。稍埃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又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狂鞭。春到兩皆遂。牆東破茅屋。排去收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留花地。

又

東南皆居民。屋敗如齟齬。一完城未能。綴葺聊且爾。內修晨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絕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雞犬。稍容嵇阮醉喧嘩。

短垣疏戶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徑斜。遊宦歸來四十載。粗成好事一田家。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二絕

六十來年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演平生舊。少有能知兩世前。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贈內一首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爲燈止。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徑泥方滑。菁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一首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甘。年來祿又絕。天公尙憐人。歲賚禾與麥。經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脈。庖廚望麩餌。甕盎思麴蘖。一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拆。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朱明候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繼來不違願。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鉏來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若稅役。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斂何事畢。

收蜜蜂一首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盆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尙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慚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一首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末番任供口。欲求五寸圍。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桶。無復堪作帚。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日摧割。陰陽自難救。閑居翫草木。農圃卽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并引

吾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揚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能歸。中竄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賒飢寒之患。旣蒙恩北還。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往從諸農夫。箠瓢銓艾。知以爲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出之。爲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惰。田荒誰使開。勤事知有獲。直駕獨永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又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床銳日益銷。車轄轉生澁。東家雖告貧。鬻否猶未必。

又

偶自十年閑。非繼十人作。早歲漫云云。忘大終落落。齒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美藜藿。

又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糝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梁。

又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盎中插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又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麤師餽。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又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預人事。斷穀爲呂憂。

又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斲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又

汲汲陷有爲。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一首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誰爲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夜聞屋山落。晝說城闔閉。老羸知柰何。脾病尤所畏。中宵得暴下。亭午臥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兀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一首并引

予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成都來。爲予致一滇馬。甚駿。曰。聞公歸自南方。家無良駒。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卻也。然馬入吾廐。輒苦多病。意其非我物也。西隣道僧和禪。

席之盛。鄉閭之所犇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爲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臥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澤車。何須櫪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爲致風
前鳥。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古心可曉。坐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顛人。誰復爲
送洮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斲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爲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親。

又

老木不恐伐。橫去聲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它年諸草木。成就此幽
居。

夢中謝和老惠茶一首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
自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一首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腳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雪。落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廩庾空。宿逋暗奪衾
裯少。旱田首種永言入。敢信來年眞食麩。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蘖。及秋春秬稻。甘泉汲桐柏。火候問隣媪。唧唧鳴甕盎。噉噉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籌嫌不早。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尙出仕。兵廚可常到。嗟我老杜門。柰此平生好。未出禁酒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俗諺有入腹無臧之語。

又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臾。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眎。饑涎落盤盂。穎渙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竭。碓聲喧里閭。典衣易鍾釜。入壑坐醜醜。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細酌奉翁媪。餘潤霑庖廚。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沾。莫怪杜拾遺。斗水寬憂虞。

冬至雪一首

旱久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凡地來。顛風三日發。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爲節。講武罷冬夫。畿甸休保甲。纍囚出死地。宀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穎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閑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又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鬚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溷澄清。

春後望雪一首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揜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爲害。老農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尙茫昧。朝春扶桑暎。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棗方伐賣。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幸。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柰。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一首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爲。萬事如轉轂。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一首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去未出門。油雲裹嵩丘。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來有巢穴。遺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一首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逆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甲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埽但焚香。

新火一首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飢饑。竈弊火亦煩。昨日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粲然吐青煙。

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老病何所求。石餅煮寒泉。斂爲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醪醱一首

蜀中醪醱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醅暖。猶愛未開光的爍。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床空歎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按頭亂插銅餅溼。一番花葉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眎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爲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斂。靈液洗昏煩。百樂無此驗。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跏趺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安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閑卽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愍然癡婦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爲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尙可捐。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耳眠。

移竹

前年買南園。本爲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黽俛斤斧餘。慚愧琅玕綠。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姿。餘水非此簇。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未開戲作一首

漢廟名園甲潁昌。洛川珍品重姚黃。雨餘往看初疑晚。春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工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一首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薺。坐看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縈殘夢。窗外啼鶯伴獨吟。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粗無心。僧維覺時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慚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尙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偶有茅簷溪水陰。溪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社林。隣

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一首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興。吾孫成均來。左右皆良朋。爲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爨燎。中林化薪蒸。老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以多蠅爲豆熟之祥。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冰。

再次前韻示元老一首

豪桀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藜蒸。遇渴卽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茗穎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冰知消冰。

築室示三子一首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忽忽。三間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窗一首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窗風細細。窺戶月斜斜。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臥。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一首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潁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冰上齒。湯餅羊羹火入腹。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老且饑。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郎來。亭午驅

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熳煞蒼耳。來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晝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爲親留。讀詩俛就當年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爲學。從此文章始自由。家有吏師遺蹟在。當令耆舊識風流。

伯父仕宦四十年。當時號爲吏師。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爲父老言之。戲作一

首

飲蔬舊採決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納僧并食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忍。略存古柏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歲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甘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踈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鶴期。已覺高軒慚衛賜。可怜黃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久爾觀心終未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與期。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閱貧病。雨止得豐穰。南畝場功作。東家社酒香。分均思孺子。歸遣笑東方。肯勤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釀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秋嘗口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寒庭菊將秀。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蔀。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輕巾漉糟腳。寒泉養罌缶。誰來供嘉節。但約鄰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它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霧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悵悵。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舊說中秋陰晴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尙無窮。且盡樽中滌。高眠聽雨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爲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一首。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髣髴見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資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黃花旋遣折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淨雲卷去自無根。凡心漫作潁濱傳。留與它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茅簷適性輕華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千根。舍南賴有凌雲柏。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柏孫何僅所種

泉城田舍一首

泉城欲治麥禾困。五畝鄰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朱處士。似勝吾鄉揚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恥鋤耘。

欒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一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迓。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橫鶩。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眎內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峯。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下我息。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廛。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坂。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遶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游。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繇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爲予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爲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說之糾紛。忽冰漬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朽。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爲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尙可期。相冬廩之億秭。知春壘之耘耔。眎白首之章韞。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旣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鬻。後鑿匭洩。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爛。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

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韋。內輯貂鼯。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樗。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捲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陬。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徒去莫由。矧茲士夫。況焉周流。如鷲巢春。知不期秋。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寒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豈遙。陷窅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霽濠。人飲嘉平。漿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我獨何爲。觀成于窗。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儻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鱖蟹。鰕。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蓺蔗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苦

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開口而食掇拾于州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薦昭穆閩乘其媮載來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斷木陶土器則不匱積麻纁蠶衣則可冀樂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爲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迫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它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長老順公昔居圓邇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爲答予卽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領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曰與訥皆行與埴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

訪我高安。示搖鼻語。再來不見。作佛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拈石。寒泉自列。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詐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臥帳頌一首

子瞻在黃日。以臥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儼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臥。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是地獄業。安臥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夢齋頌一首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作頌曰。

法身充滿。虞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寐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寐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蛻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飢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欒城後集卷第六

孟子解一十四章

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

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夫志意旣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

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至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不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人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

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爲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纁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

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故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爲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

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桀以爲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或以爲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

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膾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膾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天壽非人所爲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天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

之論也。舜之親事，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纁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樂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於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篋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

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

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
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爲小頃町。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
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
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
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
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
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
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
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
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邢鄆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
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
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
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

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之。而尙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第五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旣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旣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罃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

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敵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苦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之。忍也。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

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慍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量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窞。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

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遠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欒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一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不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尙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一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聩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得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

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心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旣至，使尙書劾免賢，賢卽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亡國之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第十三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至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

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尙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尙者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

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桀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

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方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宦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謫謫。皆言侯覽曹節公乘。听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

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欒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二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峻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

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馮嶮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嶮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

能言之。可謂不忱於外矣。晉末苻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欲晉之無釁。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忱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二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友相親。與魏爲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伏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

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旣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尙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

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勞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旣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旣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旣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其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齊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

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尙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旣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旣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

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豐。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不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尙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成越也。吳計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

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號法術，而天下貴名刑。魏文始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藉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喪期，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以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刑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欒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四

王導第二十八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

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矣。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遂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第二十九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己。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犇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云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辨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所及。

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三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輿。毒流中原耳。今遣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弱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入深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尙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苻堅第三十

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實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旣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

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稽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葭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葭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閒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慮。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亡。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葭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葭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凱。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第三十一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苟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

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尙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尙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第三十二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

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旣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旣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旣壯。而爲商臣之亂。華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輕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

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第三十三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其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

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絜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尙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第三十四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計。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

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第三十五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禁。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誇當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

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帝。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以僕射。高帝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勳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勳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勳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勳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勳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第三十六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

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大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宮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國家圖書館



004758797

